要让百姓更欢喜 乡镇政府是关键

牛 瑾

茶余饭后

身体康健、学业顺利、升职加薪……人们总会许下好多愿望，期待着生活中会有好消息不断传来。最近，还真的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好在何处？我来说说，你来听听。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机关，是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执行者，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织者。说得通俗点，国家的大政小策要靠乡镇解释给广大群众这个“客户端”听；农村群众生活能否有改善，要看乡镇执行力是否够强劲；大家对政府啥印象，更是与乡镇干部的一举一动密切相关。总之，农村群众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乡镇。

但现实却有点尴尬，尽管与农村群众直接接触，但乡镇政府却没有收获“日久生情”的效果，反倒在群众满意度环节考了个不及格。其中，自然有个别人贪腐、不作为带坏整体形象的问题，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在服务能力上丢了分数。

一来，有事办不了。乡镇政府机构设置很全面，但多为县级部门的派出机构，人财物管辖权在县里，乡镇这一级架构实际在虚化，责重权小，群众找上门来要办的事儿虽不大，却未必办得了。比如低保，有些地方还要跑到县里才成。二来，没钱办不好。财政收入有限，用钱地方很多，一些乡镇政府负债严重，新项目上不了、老项目维持不下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围绕“要钱”来开展工作。三来，人才留不住。众所周知，基层条件艰苦、工资偏低、晋级较难、压力太大，即使好不容易招来了人才，有些工作一两年后就开始调动，加剧了乡镇政府的人才缺口。

要想转变整体形象，乡镇政府可以抓好作风建设；要想提升服务能力，除了自身努力，还是需要从国家层面做些工作的，《意见》出台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权小？那就合理放权！《意见》明确提出，直接面向人民群众、量大面广、由乡镇服务管理更方便有效的各类事项依法下放乡镇政府，重点扩大乡镇政府在农业发展、农村经营管理、安全生产、规划建设管理、环境保护、公共安全、防灾减灾、扶贫济困等方面的服务管理权限。强化乡镇政府对涉及本区域内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参与权和建议权。对农村群众来说，很多事情可以在家门口解决了。

没钱？那就科学管钱！《意见》对改进乡镇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机制、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提出要求，明确要硬化乡镇预算约束，强化预算执行，规范经费支出，严格监督管理，严禁乡镇举债，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一方面，乡镇政府会有更多资金用于发展；另一方面，钱有没有花在刀刃上，也是有人监督的。对农村群众来说，收入增长、生活改善，又有了一个牢靠的基础。

缺人？那就机制留人！千难万难，有人办事就不难。尤其是人才短缺但任务繁重的乡镇政府，如何稳住乡镇干部这个“主心骨”十分关键。《意见》明确提出，有计划地选派县级以上机关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干部到乡镇任职、挂职；完善乡镇事业编制人员岗位聘用、职级晋升和职称评定方面的倾斜政策；注重从乡镇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干部、大学生村官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等等。如此一来，乡镇政府的专业技术岗位有望“专人专岗”、业务繁重岗位有望“多人一岗”。农村群众有了更专业的指导，想必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这的确是个让百姓欢喜的好消息！只是，乡镇政府服务能力提升是项系统工程，我们要有耐心看着其步步落实、渐渐优质。

“互联网+”正在为老年群体赋能，帮助他们获得新的生活方式，营造一个更加积极的老龄化社会——

老爸老妈，真是厉害了

本报记者 陈 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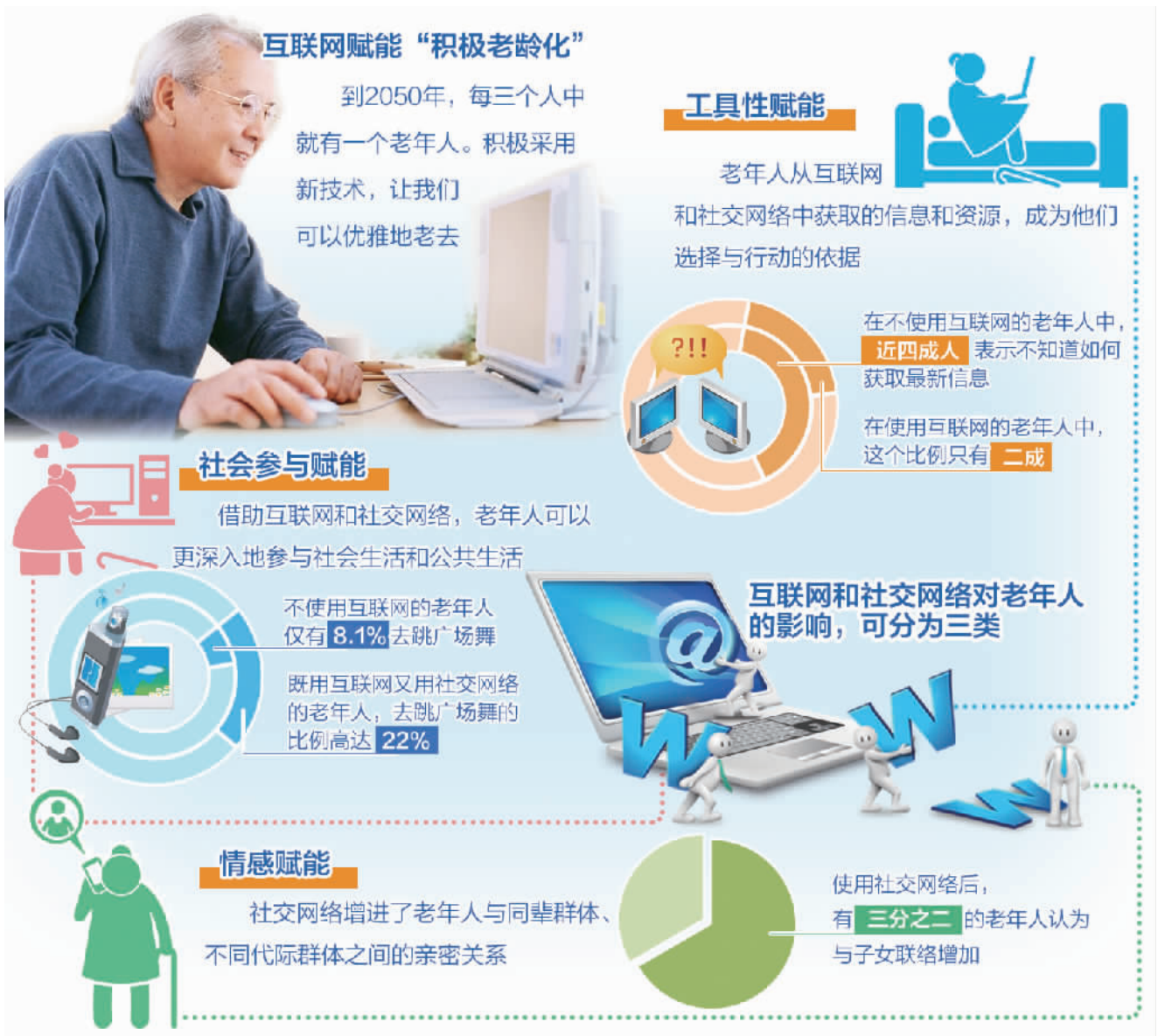
老有所养

提起父母与互联网之间的“亲密接触”，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朋友圈里频频刷屏的“鸡汤文”，还是永远搞不清流程的网上购物？

面对互联网，老年人群体真是我们想象的边缘群体吗？答案并非如此。来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60岁以上老年网民占全国7.31亿网民的4%，数量达到2924万，相比2013年的1.9%，增长近两倍。老年网民群体数量快速增加，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与腾讯展开合作，通过8024份线上问卷和对10个城市3000多户家庭中老年人的线下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赵克斌这样告诉记者，“互联网+”不仅赋予老年群体全新的面貌，也正在使他们的养老观念和决策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概念，老年人不仅是要保障的群体，更要实现他们权利的自觉与自利。从这个角度说，“互联网+”正在为老年群体赋能，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积极的老龄化社会。



带给老人实实在在的福利

一个有趣的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仅有8.1%去跳广场舞，而既用互联网又用社交网络的老年人，去跳广场舞的比例高达22%。这意味着互联网正在帮助老年人获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社科院社研所副研究员朱迪认为，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对老年人的影响，主要在于工具性赋能、社会参与赋能和情感赋能。

所谓工具性赋能，是指老年人从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中获取的信息和资源，成为他们选择与行动的依据。在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中，近四成人表示不知道如何获取最新信息，在使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的老年人中，这个比例仅有两成。与此同时，“拓宽自己的知识和信息渠道”也是老年群体认为从手机和社交网络所获得的最大帮助，持这一观点的老年人占比69.4%。

在获得知识之外，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开拓的新空间也让老年人可以更深入地参与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融入时代当中，降低老年人由于脱离工作单位和原有组织可能带来的隔离感，这就是社会参与赋能。广场舞就是其中一个实例。根据调查显示，约有八成使用社交网络的老年人表示只要想参加就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比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提高了近15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社交网络能增进老年人与同辈群体、不同代际群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主观福利的提升使得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比如，使用社交网络后，有三分之二的老年人认为与子女联络频率增加，有50%的老人认为与子女面对面交流也在因此增加。”朱迪这样形容“情感赋能”。

互联网的影响之深，甚至让老年人与年轻人一样有了“网络依赖症”。超过70%的老年人表明出门忘记带手机会使自己感到很不习惯，但当手机无法接入互联网或者变为普通手机时，半数老年人会出现无法适应或者焦虑等状态，甚至有将近40%的老年人表示，每隔15分钟至少看一次微信或QQ等社交软件。

互联网为老年群体“注入”这些新能量，又会对养老带来怎样的影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坦言：“一讲养老就是要照顾、关心老年人，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其实很多时候这是个误区，养老是个很长的过程。老年人使用网络，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能力，从社会向老年人提供资源变成老年人主动通过网络来寻找资源。同时，在代际关系上，老年人通过社交网络融入子女的日常生活，这也为养老提供了非常好的前景。一言以蔽之，互联网在养老过程中，给老年人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我们可以“优雅地老去”

今年春节，让36岁的北京白领曲鑫喜出望外，又感慨万千。“我爸67岁了，过年居然和他在武汉、西安的两个战友相约，三家在三亚租了同一个小区里的三套短租房，从联络战友到订机票、选房子，甚至在当地订年夜饭，人家用手机都搞定了，我倒是跟着他们蹭了个‘时髦年’，真是厉害了，我的爸妈！”

和曲鑫的父母一样，互联网赋予当代老年人群体在养老决策上的能动性远远超乎以往。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方彧表示：“当今中国老年人的养老，包括老年人旅游比例的提高、独居养老的火热等等，明显体现出需求提升。在这方面，互联网功不可没。”

调查研究则用数字支撑了这一观点。社科院社研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副主任田丰表示，互联网为老年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开阔的视野，也提供了辨别真伪的能力。“拿互联网医疗来说，使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近一半的老年人选择相信互联网医疗，不使用互联网的老人中仅有14%选择相信。但有意思的是，使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的老年人比单一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更不相信网络上医生提供的信息及诊疗服务。这可能由于使用社交网络的老年人习惯了多元化的信息渠道和内容，虽然给甄别信息带来难度，但也训练这部分老年人对于信息获取更有批判性”。

总体来看，大多数老年人认可互联网养老并认为这是一种未来发展趋势。约61.6%的老年人赞成普及互联网养老，56.6%的老年人愿意尝试购买互联网养老服务，更有63.8%的老年人认为未来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互联网养老服务。

“一边是老年人需求的提升，一边是互联网帮助社会化养老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方彧告诉记者，他看好未来智能养老的发展，“虚拟养老院、无围墙养老院都是很好的尝试。比如老年人的可穿戴设备、防走失手环、应急呼叫设备，包括社区应急平台的建设，这需要把技术和服务结合起来，使养老更加多元化，同时寻找到可盈利的商业模式”。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看来，“互联网+养老”还属于初期阶段。“‘互联网+’对未来养老方式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社会化养老呈现多样化趋势，异地养老、抱团养老、居家和社会养老、智慧养老等多种方式都会广泛出现，传统依靠子女的功能会逐步弱化。政府管理者和互联网服务商都要考虑到这种变化，对于政府来说，是否能够探索出好的监督机制，将决定未来‘互联网+养老’的发展水平”。

“到2050年，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重视新技术在各个领域对各类人群的赋能，我们未来才可能真正优雅地老去，真正实现有尊严的养老。”方彧如是说。

天下食客

“助老大食堂”开张了

本报记者 刘 成

“这里的饭菜口味清淡、价格公道，很适合我们老年人食用。”中午，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唐岛湾F小区的张正宣老人，在长江路街道长江中路社区美美地体验了一顿“助老大食堂”公益伙食。

“助老大食堂”是西海岸新区今年两个公益试点之一，按照“政府引导、社区承接、社会参与、第三方评估”的模式，突出公益性，为60岁以上老年居民解决“吃饭难”，成为新区进一步完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的有益探索。

中午11:30，在长江中路社区“助老大食堂”，记者看到热腾腾的饭菜整齐地摆放在餐车上，还有粥品和水果供选择，周边老年人陆续前来就餐。两素一荤一汤一水果仅需老人自费10元，其余5元成本由街道补助。试运行以来，每天都有70多位老年人前来就餐，食堂已于2月13日正式开放。

“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买菜、做饭都不方便，对饭菜的口味要求也与年轻人不同。”张正宣老人说：“去年社区调查老年人需求时，我们就反映了这个问题。现在食堂的伙食不错，我打算以后的午餐就在这里解决了。”

记者了解到，“助老大食堂”的饭菜由开发区社会福利中心提供。该中心是专业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服务经验丰富。“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配餐，可以保证菜品营养均衡。”福利中心副院长张彦琼说，针对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较多的现实，结合老人饮食特点，在菜品口味上注重清淡、软烂，做到营养全面。

“食堂每周五公布下周新食谱，每天菜品不重样，就餐老人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对少部分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老人，可提供全免费服务。对于外出不便的老年人，还可以送餐入户。”张彦琼说。

在长江中路社区服务中心，一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调查问卷引起了记者注意。长江路街道副书记杨军告诉记者，去年街道向有老人的家庭发放了5000份调查问卷，并结合电话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了解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得知老人“就餐难”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长江路街道地处外来人口聚集区，经过30余年的发展，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60岁以上户籍人口1.6万人，约占总户籍人数的10%，老龄化现象逐渐凸显。

“这些老年人当初是城市的建设者，现在也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我们本着‘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原则，积极探索新的养老服务形式和内容。”杨军介绍说，“助老大食堂”这一模式，为新时期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提供了新的参考范例。2017年，街道计划列支4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补助长江中路社区、香江路社区“助老大食堂”的运行。试点成功后还将在长江路街道15个城市社区全面推行。同时，区民政部门表示，2017年新区拟出台相关意见办法，在全区推行“助老大食堂”，使这一为民实事惠及更多老年居民。

据了解，“助老大食堂”正式运行后，街道、社区还将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食堂的日常费用、所有开支实行审核和评估，在制度设计上保障这一公益项目在阳光下运行，保证食堂的服务质量、社会效益和长远运行。

育人心语

让孩子独立起来

伊 群

“父母爱子，当为之计深远。”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但是却做不到。前几天，笔者在小区看到的一幕，很令人感慨。

晚饭后和老伴在小区遛弯，遇见同楼层邻居小李，小李是某中学教师，是邻居中较熟悉的一位。老伴见只有她一个人带孩子童童玩，就问：“童童姥姥怎么没下来？这几天好像没见到她。”小李有些无奈地说：“她太惯孩子了，前几天童童抢别人玩具还打人，我让他向小朋友道歉，他不肯，我气极拍了他两下，哭声引来了姥姥，我们娘俩为这事儿拌了几句嘴，老太太生气回老家了。”

说话间，草地上传来了童童的哭声，原来童童在玩闹中摔了一跤。小李走过去，却没伸手扶他，让他自己爬起来。3岁的童童趴在草地上伸着小手，带着哭腔喊妈妈。小李仍站着没动，鼓励道：“童童是个勇敢的男孩子，一定能自己爬起来！”最后，童童止住哭声，努力爬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又跑去玩了。小李又过来和我们继续聊：“我和他爸想让童童独立起来，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前天晚上他爸买了香蕉橘子，我们告诉他想吃什么就自己剥皮，童童一听就噘嘴，‘姥姥都是剥完皮送他手里的’。他爸说那你就等姥姥回来剥好皮再吃吧！后来，童童眼巴巴看着我和他爸吃得津津有味，无奈地拿个橘子抱在胸前抠起来，见他那笨样子，我就教他应该先咬破皮再剥，并示范给他看。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剥好一个橘子，可开心了。”

过了一周多，童童姥姥回来了。聊天时，姥姥有点惭愧地说：“我走这十几天，童童懂事多了，吃饭也不用我喂了。那天还剥了个香蕉给我吃。我问他你会剥香蕉皮了？他开心地说，‘我还会剥橘子皮，还会剥鸡蛋皮’。他们小两口的教育方法是对的！”小李笑着说：“我妈总是觉得孩子小，做什么都不放心。其实我们大人要做的是引导，放手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而不是大包大揽什么事都替他做好。这样才能使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8166号 广告部：58392178 出版管理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2:45 印完时间：4:00 本报印刷厂印刷